



唐書

卷八



特  
伊8  
1.735  
252



1735  
252

竇劉二張楊熊柏列傳第一百

唐書百七十五  
氏蘭西兩甫

唐書百七十五

竇群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群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群以處士客隱毗陵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廬墓次終喪從盧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為京兆尹復言之德宗擢為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遷群侍御史為薦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群群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群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遠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及古閣  
張

知雜事出爲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聞其名與語奇之表以自副  
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群代爲  
中丞群引呂溫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群伎很  
反怨吉甫吉甫節度淮南群謂失恩因擠之陳登者善術夜過吉  
甫家群卽捕登掠考上言吉甫陰事憲宗面覆登得其情大怒將  
誅群吉甫爲救解乃免出爲湖南觀察使改黔中會水壞城郭調  
谿洞群蠻築作因是群蠻亂貶開州刺史稍遷容管經略使召還  
卒于行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群很自用果于復怨始召將大  
任之衆皆懼及聞其死乃安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  
珠集行于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常字中行大曆中及進士第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隱居二十  
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杜佑鎮淮南署爲參謀歷朗夔

江撫四州刺史國子祭酒致仕卒贈越州都督

牟字貽周累佐節度府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淺驕牟度不可諫  
卽移疾歸東都從史敗不以覺微避去自賢位國子司業庠字胄  
卿終婺州刺史

鞏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元  
稹節度武昌奏鞏自副卒

劉栖楚其出寒鄙爲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于李逢吉繇鄧州  
司倉參軍擢右拾遺逢吉之罷裴度逐李紳皆嗾而爲奸者敬宗  
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王者初嗣位皆親庶  
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卽位安臥寢內日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邇鼓  
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  
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爲

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  
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  
言臣請死于此有詔尉諭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  
英帝問向廷爭者在耶以諫議大夫召未幾宣授刑部侍郎故事  
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月改京兆尹峻誅罰  
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籍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  
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爲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  
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爲  
怪行乘險抵巇若無顧藉內實恃權怙寵以干進詣宰相厲色慢  
辭韋處厚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高第歷左右補  
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惡李紳冀得其罪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

之以危中紳又新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爲逢吉搏吠所憎故有  
八關十六子之目敬宗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過宰相賀闈者曰  
止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伺之及又新出流汗揖百官曰端溪之事  
竊不敢讓人皆辟易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遷約爲牙儈  
搜索陵突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及逢吉罷領山南東道  
節度表又新爲行軍司馬坐田伍事貶汀州刺史李訓有寵又新  
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爲申州刺史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又新  
善文辭再以諂附敗喪其家聲云

楊虞卿字師臯虢州弘農人父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明經調臨  
渙主簿棄官還夏與陽城爲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  
拜詔寧卽諭與俱來陝虢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爲京  
兆尹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召爲殿中侍御史

終國子祭酒。虞卿第進士博學宏辭，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焉。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擢累監察御史。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烏鳶遭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瞽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況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罹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修，邊亡見儲，國用浸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八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它內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清

地，曾未奉優賤。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于宰相，宰相求治于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爲聖明也。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尉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俄詔行勞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進吏部會曹史，李寶等鬻僞告，調官六十五員，贓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寶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鉞、韋景休、雜推寶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爲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爲姦利，歲舉選者皆

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大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扃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卽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因京兆騶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因傳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詔獄于是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冤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子知退知權擅堪漢公皆擢進士第漢公最顯

漢公字用乂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遷累戶部郎中史館修撰轉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蘇三州擢

桂管浙東觀察使繇戶部侍郎拜荆南節度使召爲工部尚書或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賊降祕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宗擢爲同州刺史于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輿共奏漢公冒猥無廉槩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它日凡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卻漢公素結左右有奧助至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爲樂巡勞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漢公事爲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旣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私貪人帝恚見顏間翌日斥裔綽爲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子籌範仕亦顯

汝士字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牛李待之善引爲中書舍人開成初繇兵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旄節世榮其門終刑部尚書子知溫知至悉以進士第入官知溫

終荆南節度使知至為宰相劉瞻所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司馬擢累戶部侍郎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為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竝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為廣陵王時因張茂宗薦尉得出入邸中誕譎敢言及監撫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召對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語貶郴丞十餘年累遷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數言其狡譎不可信白為濠州刺史宿上疏自言留不遣帝欲以為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要重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汙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悅後逢吉罷詔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群王涯同請曰諫議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行伍任之者然皆道義卓異于時今宿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適以累之也請授他官不聽使中人宣授焉宿怨執政

不與已乃日肆讒甚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元和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既而悔復遣宿往暴卒于道贈祕書監

熊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劉栖楚為京師尹樹權執望日出入門下為刺取事機陰佐計畫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栖楚薦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韋處厚秉政詔望因緣險薄營密職圖藝幸謹沸眾議貶漳州司戶參軍

柏耆者有縱橫學父良器為時威名將耆志健而望高急于立名是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馱兵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耆左拾

遺由是聲震一時遷起居舍人王承元徙義成軍遣諫議大夫鄭  
覃往慰成德軍賚緡錢百萬賚未至舉軍譁議穆宗遣耆諭天子  
意衆乃信悅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太和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  
鎮出兵久無功乃授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  
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守  
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  
既行謀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嫉耆  
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康尉宦人  
馬國亮譖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貲初祐聞耆殺洪  
大驚疾遂劇帝曰祐若死是耆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  
死

贊曰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群栖楚輩則然

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纏纏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  
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耆掩衆取功自速其死  
哀哉



竇劉二張楊熊柏列傳第一百

終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唐書百七十五

韓愈列傳第一百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

唐書一百七十六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

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  
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  
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  
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  
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  
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  
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  
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  
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  
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  
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

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信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  
生之于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于敢爲長通于  
方左右其宜先生之于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  
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  
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  
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  
爲杗細木爲桷榑榱侏儒椳闐扂楔各得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  
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  
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  
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

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衆猶且月費奉錢歲靡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庫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菝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于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于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

石本師有利字

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于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鶚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鶚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

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

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于佛豈合

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群解衣散賤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貳于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于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于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

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

夷之地與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于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奸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

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邇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

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  
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  
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  
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仙仙覘覘爲吏民  
羞以偷活于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  
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鰕蟹之細  
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  
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  
至七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  
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  
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  
選材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

父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表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  
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  
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  
甲士陳廷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  
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  
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  
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  
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  
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  
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

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  
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  
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  
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  
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  
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  
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  
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  
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  
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  
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暮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  
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

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  
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  
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  
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于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爲忘  
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  
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  
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  
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  
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  
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祕書



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箠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于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況于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旣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嘒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于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于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于

陳畏于匡毀于叔孫奔走于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于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十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于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

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籍爲詩長于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

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叉皆韓門弟子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十五○劉叉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屐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

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蠹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及利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騫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于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

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錢崔二韋二高馮三李盧封鄭敬列傳第一百二 唐書百七十七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  
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貸饋坐是得舉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  
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  
澈主留事重擅發軍廩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  
士乃大悅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蔡檄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  
驕蹇會衍病亟徽請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  
賴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  
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它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  
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  
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  
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以論

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右庶子出虢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竝諉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畫于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揚殷士蘇巢巢者李宗閔壻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方帥劔南西川入辭即奏徽取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于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佗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虢之治不及知況其它

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群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大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子可復方義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珣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搏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搏得罪珣貶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時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于是李逢吉當國喪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度

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人，拜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大和八年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蘄遠，間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羈州能屬文，母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讓責。韋臯鎮西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况居幕府，皆厚相推挹。况嘗謂表微似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

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居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刁志沼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者，誅之，歸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聽代史憲，誠于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癩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旣沒，弔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

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高鉞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錯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  
史館修撰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糴使鉞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  
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召入翰林爲學士張韶變與倉卒鉞  
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  
擘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  
振職出爲同州刺史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鉞少孤寡介然無  
黨援以致宦達諸弟皆檢愿友愛爲搢紳景重子湜字澄之第進  
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進湜  
不能裁旣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  
乘億許崇勗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  
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億字壽仙崇字文化

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

得万

銖字權仲旣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大和時擢  
累給事中文宗時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官伏閣言訓素行  
儉邪不可任必亂天下帝遣使者諭曰朕留訓時時講繹前命不  
可改當是時已旱而水彗變未息鄭注權震赫人情危駭旣銖等  
弗見省群臣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銖爲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  
使大中初遷禮部尚書判戶部徙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愨  
見曰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  
噉舊典銖歎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乎

錯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  
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昇有司錯以籍上帝語  
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于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

以正頽俗而錯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樊抑末誠如聖訓卽以錯爲禮部侍郎閱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子湘字濬之擢進士第歷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瞻巖旣逐瞻貶湘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爲太子右庶子終江西觀察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家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竝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愔爲軍中脅王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愔大懼于是王武俊擁兵觀覺宿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

隔絕外則疆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愔罪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卽以表聞遂授愔留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諡宿謂世勞不可遺乃上佳諡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徙節山南東道爲王廷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修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修利防庸一方便賴疾革將



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修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寬爲起居郎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歸錢五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鄆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號毀甚故數移疾大學士疑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史吏告定略民妻乾沒庫錢御史鞠治無狀坐游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親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

書

諫議大夫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危懼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據禮當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于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審字退思開成中爲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終祕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虞仲第進士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建言謚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茆土爵祿僇辱流放

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諡是觀。古者將葬，請諡。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諡。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諫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諡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暮居外一暮。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諡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寶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氏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于世者，皆訪于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諡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

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陛下卽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暱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于掖廷，以田

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旣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修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

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恚懼卽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滄洲翱盛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翱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諡曰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文竝第進士歷左帥府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寶曆中黎幹子媚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司莫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

恩誅貲田皆沒大曆後數十年比有赦令無原洗之言熠安得冒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簡能見鄭注傳其子知猷字子暮中進士第登宏辭補祕書省正字蕭鄴鎮荆南劔南再辟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出爲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書舍人朱玫亂避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館修撰歷太常卿戶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太尉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爲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瞻麗子文度亦貴顯

弘止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副

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詔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臯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洺磁三州宰相李德裕畏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爲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卽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費不相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輿檢鈎釐正條上新法卽表輿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踰年出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沓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譁優詔褒勞弘止羸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尚書右僕射子虔灌有美才終祕書監

簡求字子臧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

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彥佐爲招討使各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詛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求歸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苑與賓客置酒自娛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方柳璨斲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克用表爲節度副使太原府子亭簡求所署多在每宴亭中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人美其有禮嗣業子文紀後貴顯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臯元裕坐出餞貶閬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卽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于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竝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

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逋賦甚衆  
在鎮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于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  
裕性勤約通經術敏于爲吏囁囁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爲中  
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少  
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  
元裕稍進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  
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  
隸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大和中  
改今名元裕子璩字瑩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  
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尚主而璩以  
寵升云懿宗時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

取多蹊徑諡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諡爲刺從之

封敖字碩夫其先蓋冀州蓀人元和中署進士第江西裴堪辟置  
其府轉右拾遺雅爲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  
爲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敖屬辭瞻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  
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  
意出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敖艸其制曰謀  
皆予同言不它惑德裕以能明專任已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  
不迨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御史中  
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誤縱死臯復爲工部侍郎大中中歷平盧興  
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蓬  
果賊依雞山寇三川敖遣副使王贄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還  
爲太常卿卿始視事廷設九部樂敖宴私第爲御史所劾徙國子

祭酒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然少行檢士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卒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

鄭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爲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懿宗立召爲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于是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宰相杜棕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族百口稟不充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爲侍酬沮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旣老號所居爲隱巖蔣松于廷號七松處士云

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祖括字叔弓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

楊國忠惡不諧已外除果州刺史進累兵部侍郎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周智光已誅議者健括才選爲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曆中卒晦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于是帥不政法制陵頽曙引大吏廷責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奈何衆愧謝闔府咨美擢累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真以詐營罔天子御史平吳湘獄得辜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回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權酒茗官用告要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充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諡曰肅晦兄昕暉弟昉煦俱第進士籍昕爲河陽節度使暉右散騎常侍世寵其家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黃裳浙西節度觀察使博取進士第  
寢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臯詔與中人籍其財中人  
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貲回鶻入寇以苻澈爲河東節  
度使拜博爲判官久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隸主客  
博言令大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爲靈  
武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商  
虜彊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爲京兆尹與御史中丞囂競不平皆  
得臯下除博衛尉卿出爲平盧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徙昭義卒  
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澄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  
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其亟論  
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

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  
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  
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  
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  
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臯乃赦故雖老猶加筆敕已起欣欣如初  
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  
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  
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  
一軍遂定景讓家行修治閨門唯謹入爲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  
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  
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栢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  
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群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



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佗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艱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孝性獎士類拔孤艾如李蔚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爲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客蕭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于公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爲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宣宗銜穆宗舊怨景讓建請遷敬文武三主以猶子行爲嫌請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然乃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騙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

李公云弟景溫字德已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繇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溫旣舉職人皆避其正弟景莊亦至顯官

錢崔二韋二高馮三李盧封鄭敬列傳第一百二 唐書百七十七

劉蕡列傳第一百三

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

唐書百七十八

于謀浩然有林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群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于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負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寢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

聽

洽

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于變化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躋治也德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于令而鮮于治思所以究此繆繇致之洽平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憤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于前弊何澤惠于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于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于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

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黃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祆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不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

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林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

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于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紉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

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

秋闡弒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顯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

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旣言而不行必嬰其

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掾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得治其前當治于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

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  
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  
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  
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  
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  
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  
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  
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  
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  
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  
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  
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

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  
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  
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  
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  
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  
師之教導焉故人之于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  
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  
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  
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  
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  
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顯于左右貪臣聚斂  
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

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竝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生于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

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



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于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氣應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揀災早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

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

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艸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

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卽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于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

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僂，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性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于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旣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

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搖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闡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厲，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黃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喪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黃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

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黃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于垂泣謂黃指切左右良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黃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

邵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黃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黃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黃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閹弒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輿位宰相以謀敗皆爲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黃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黃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于陛下帝感悟贈黃右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不切也黃  
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  
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彊可不  
戒哉意黃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  
紓患邪

劉黃列傳第一百三

終

唐書百七十八

唐書百七十八

李鄭二王賈舒列傳第一百四

唐書百七十九

唐書百七十九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  
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  
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  
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  
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  
時逢吉方畱守怏怏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  
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術仲言經  
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印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  
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  
益橫帝愈憤恥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內不堪欲夷絕  
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

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縗麤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太和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欽諫議大夫李珣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劾仲言儉人天下共知不宐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闈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慮宦人猜忌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啟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鴆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嶺外已行

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讐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爲下詔開諭羣情稍安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佗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懼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賦秣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今者還爲民旣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

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柄於是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爲用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與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卽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殼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曰將軍何爲爾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闈者將闔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

下  
有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卽扶輦決果息不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躡訓壓之將引刀韉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搤訓仆之輦入東上閣卽閉宮中呼萬歲元與雖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而羣臣見宰相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噴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俄而元與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埴羅讓渾鍼胡証等家及賈耽廟

貲產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閤門使馬元贄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斬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做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畧訓涯等罪孝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餽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相璠喜啟關納之旣行知

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千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旣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蓋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梟首以徇餽臨刑憤吒獨元輿曰鼂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殺訓弟裒元臯始元臯以屬䟽自解得去士良訊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嬰相雜厠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它日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益



熾帝末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  
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  
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  
度使李愬為愬煮黃金餌之寢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  
政注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庾隱輒中所欲為愬籌事未嘗不用  
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  
與語守澄始拒不納既坐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  
堂語終夕恨相見晚謝愬曰誠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  
與俱至京師厚加贍卹日夜為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士織巧  
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  
文亮鎮邠寧取為司馬不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

奉天輒還御史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  
政又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謹駭劉  
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即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日文宗暴  
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  
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資貪沓既藉權寵專  
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  
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煽聲焰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  
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  
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  
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  
大夫撓執朝法賢不肖淆亂以為弛張當然眾策其必亂帝問富  
人術以權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

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爲樵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興役馱之帝嘗詠  
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宮室間注言  
卽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  
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庾謂曰水族貌寢陋  
不能遠視常衣麤裘外示質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  
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  
入奏事請寮屬於訓訓與舒元興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爲助更擇  
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爲副李敬彝爲司馬盧簡能蕭傑爲判官  
盧弘茂爲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寢廢注請  
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踵爲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  
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千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滌水  
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羣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

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遵知  
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  
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橈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  
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贊  
注爲姦數顧眎爲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  
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  
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臬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  
羣臣皆賀乃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  
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  
是注敗前茵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可復徽子也  
爲禮部郎中簡能者簡辭弟駕部員外郎傑者俛弟也主客員外  
郎弘茂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爲祈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

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之弘茂妻蕭臨刑詎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勇而多謀始在鄜坊趙儋節度府爲注所辟敬彝爲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衢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罔之裔祖祚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晁歷左補闕温州刺史涯博學工屬文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爲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外郎召知制誥再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稟定帝以其孤進自樹

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略雅州涯調兵拒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繇龍川清川以抵松州一繇綿州威蕃柵抵棲雞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某人取某地受某賞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諄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銳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報長慶三年入爲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鹽鐵轉運使寶曆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總鹽鐵政益刻急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宐獨拜涯怒卽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

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缺則攝總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一使

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衆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爲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羣詬詈抵以瓦礫涯質狀願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及它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便謗訕訾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絜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貨貨悉爲兵掠而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財貯鉅萬取之彌日不盡家書多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鉤致或私以宮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于官子孟堅爲工部郎中集賢殿

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鐸家  
鐸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聞者哀  
之後令狐楚見帝從容言向與臣竝列者旣族滅矣而露齒不藏  
深可悼痛帝側然詔京兆尹辟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  
士良使盜竊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竇紉妻以痼病免家人給  
告涯當貶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  
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窮困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  
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冤追復爵位  
官其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餗往依之  
全尤器異收卹良厚舉進士高第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異等  
授渭南尉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餗美文辭開敏有

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渤爲諫議大夫惡其人爲宰相言之而李  
逢吉竇易直愛餗才得不斥穆宗崩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  
制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前導餗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敕  
吏還怏怏爲憾入爲太常少卿復知制誥禮部侍郎凡三典貢  
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  
男太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  
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  
曰公爲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恚求出爲浙  
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  
學士監脩國史旣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特爲黨斥去之少  
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諸寢復夢曰  
事已爾叵奈何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餗

與馮宿龐嚴爲考官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餽本中立不肯身犯  
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冤之

舒元興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卽警悟去客江夏節度  
使鄒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旣  
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  
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  
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  
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  
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  
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棊筭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  
不宐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  
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

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鄆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與元  
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  
部員外郎元興自負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  
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  
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  
因人又不露所縉是終無振發時也漢王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  
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  
百年披別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  
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卽出示  
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  
喪尤與元興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  
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興奏辨明審不三月

及

卽真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算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爲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秩元輿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闌誦賦爲泣下弟元褒元肱元迴皆第進士元褒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反誅

值

王璠字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儀寓峻整著稱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政特厚璠驟拜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橫恣道直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位緣恩

失

進削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但罷璠爲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已及罷中丞乃大望久之出爲河南尹時內廄小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隳斲姦豪寢不戢璠頗脩舉政有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於逢吉舊故故薦之復召爲左丞拜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軻劉軫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得釋遐休誅璠鑿潤州外隍得石

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璠祖名崧生礎礎生璠璠盡遐  
休蓋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使  
誌冢辭不爲重胤怒卽解去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  
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  
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  
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卽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  
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遷楚汝二州刺  
史大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故用之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幹歷兩池榷鹽  
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太和九年代崔鄩  
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起事約繇錢穀進更安南富饒地聚

貲尤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改陽武  
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  
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濶陜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  
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鎖絕汴流姦盜屏息河南尹  
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  
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陰畱後  
坐平糴非實沒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御史繇廬  
州刺史召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  
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謀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於是御  
史中丞舒元輿引知雜事元輿入相擢權知中丞事



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辭元幹似先義逸劉英訓按邊旣行命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興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

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亾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闔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李鄭二王賈舒列傳第一百四

終

唐書百七十九

李德裕列傳第一百五

唐書百八十九

唐書百八十九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旬挾宦人訶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

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誅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賚軍費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畱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替則賦物儲物南方信禩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救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叟蔽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糶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平皆榷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酷又赦

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畱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盞糶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鳩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筓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鳩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匝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者漢文身衣弋絺元帝罷輕織服故

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  
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  
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卽顯募江  
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  
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  
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算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  
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  
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  
裕上丹宸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  
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  
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  
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

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  
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  
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爲  
逢吉排筭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  
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旣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  
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  
欺誅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  
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  
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竝出入禁中狂人杜  
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  
馳駟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  
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止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甌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母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誕謫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卽位乃逐之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劔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旣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嵩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啟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癩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孳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

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峽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雋州起嘉肴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孫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浸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

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旣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卽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閤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閤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竝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

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宐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卽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人見帝自陳願畱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畱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

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宐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况申錫邪有司爲我褻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爲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宸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卽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鷟用其半僧孺訢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

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卽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旣入謝卽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旣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諭松栢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

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嘗疑楊嗣復李珣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卽率三宰相見廷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今諫官論事雖干䟽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



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盟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旬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

城以舍公王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峰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峰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卽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繇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卽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

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買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皆儒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太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唇齒也。如今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

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它宰相亦媵娶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霸。三越灤。況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如有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

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  
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  
稹而誅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監軍  
呂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大和  
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  
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  
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洛慈而稹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  
命稱稹糧乏皆女子按穉哺兵未幾郭誼持稹首降帝問何以處  
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敗  
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  
盡取誼等及嘗爲稹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  
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

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  
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冢孫寬  
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  
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  
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  
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  
心也臣嘗以共魃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  
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  
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  
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  
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竝進然廷詰齊人少情  
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

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

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浸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千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

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畱守白敏中令狐絢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冤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叅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旣沒見夢令狐絢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絢語其子瀉瀉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旣夕又夢絢懼曰衛公精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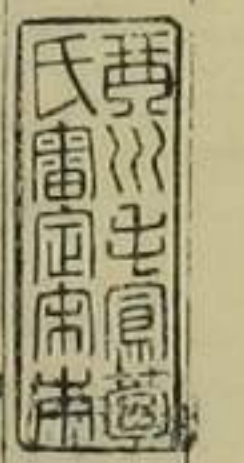
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粟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爲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臣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

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  
詔語各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爲  
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  
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  
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  
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忤于武不可戢卽奏言曹操破袁紹於  
官度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  
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  
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真以  
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  
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  
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特者進

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  
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  
多行于世云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  
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延古乾符中爲集賢校理擢累司勳  
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謁貶衛尉主簿德裕之斥中  
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  
士復以制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說使聽  
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遊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吳汝納之  
獄朝廷公卿無爲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錕就逮吏使誣引德裕雖  
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  
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爲左拾遺旣德裕被放柔立內慙  
傷之爲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

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王不悟卒陷亡辜德  
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  
根夫王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  
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闕于前而以  
眾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為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  
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  
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李德裕列傳第一百五



唐書百八十

安政五年仲冬念七日以万曆刊本一校句讀了

侍送菱夏長

